史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若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時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

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顏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不以爲兄弟數（索隱曰數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駰
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
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抄也奪也上聞乃
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
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
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
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
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
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

得得脫歸趙皆得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

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盜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古盧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二

王號〇索隱曰崔浩云比塞名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多少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狙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

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口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正義曰繈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顏監云傅須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教擁護諸軍每附御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合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也晉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

頟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溥傳摘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奅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与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

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長史安正義一曰椑都軍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郎椑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

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猶天下所奏事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泰山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

（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鷂票鷂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輩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

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作剽〇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以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驃黃馬發白色

色一曰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遬濮索隱曰遬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遬濮王則濮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慴慴伏猻也劉氏云慴式涉反懾之涉反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落也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者具足不失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諸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

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祁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什由又涂音徒漢書云揚武乎觻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

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不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正義曰率音律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正義曰速卜二音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行千騎將即匈奴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

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皆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旋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

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求謂先於边境要遮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

曰一云綸砦○索隱曰漢書鷹作离疕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漢明至二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煇渠表作順梁禽黎為河綦侯徐廣曰今一作烏○索隱曰案表作烏黎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徐廣曰獟音欺讎反○索隱曰說文獟作趬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人無憂患也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之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披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衛青驃騎

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孫吳兵法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

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遲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

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狁降上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旋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習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晉灼

曰王號也。索隱曰比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愷弓音弓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作捕。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除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逴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上音余不失期從至檮余山索隱曰檮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留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步偪反漢書專作剸並音專小顏音之兗反靬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貴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爲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蹴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爲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將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爲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

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闢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略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曰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

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最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盖遺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

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余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

州弘化縣是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驍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杅音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余吾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

史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
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子反之俎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
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
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
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善遇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祋音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正義括曰上部誨反准洲同官縣十漢祋祤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西謂隴右諸州之西河也謂涼蕭肅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縣屬西河郡今汾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

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

都尉屯居延卒

浞野 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也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

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

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

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敗天漢元年亡[illegible]

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
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
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忽升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榮斯僭　取亂彝章　嫖姚繼踵
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屬魯國後置菑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是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讓謝國人曰

所徵　百餘人弘第居下策

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　甚麗拜為博士是

時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

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

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

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

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

緣以為飾也二歲中徐廣曰一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

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天子嘗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駰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止耳○正義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

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召見奏[illegible]上乃[illegible]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駰案漢書高成之

平津鄉也。索隱曰、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在召至皆一朝職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

李黙曰案此語出子子三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横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

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踰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凉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礼曰疾止復初也廼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詔為城

九卿中大夫 後為關內侯

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不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礼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洙焯曰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卒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糜弊猶疲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縋○索隱曰腄逐瑞反徐音縋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

死者相望於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繫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

夏殷周囿雜稽齊飾獸高之不盡爲人示 不 九 臣所憂

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獘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洛嚴本姓莊若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

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illegible]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内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

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鐻音亦同也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

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猶賤也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尉官也佗趙佗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誤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駰案曰壤土之田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僰音白比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即古濊貊國也音紆廢反建

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劒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

大成也下覬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言乃容入異或爲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日按偃言吾日暮塗遠恐赴前塗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因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唯獨汲孔車徐廣曰孔車汲人也沛有汲縣。索隱曰汲户皮反車人者也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丁元始詔後人為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案褚少孫一則又非褚先生所錄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其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

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卓

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富泰而
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
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
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
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
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
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
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閒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孔對以為茂飾也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主父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

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
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
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寛儉

内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